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庚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本月初五日。夷人先後占踞石縫礮臺。等當將大概情形恭摺馳奏在案。至大沽營壘。經營已經三載。計費帑項數十萬。籌畫之周備。防範之嚴密。無以復加。無如該夷窮兇極惡。視死如戲。每攻一處。誓以不得不已。所有新河唐兒沽石縫三次之戰。均在礮臺瞭望。我兵槍礮一發。該夷紛紛例斃。其餘各夷始猶拖拉屍身。繼而置之不顧。遂踐踏屍身。抵死前進。三次擊斃夷匪三四千名。而石縫一戰為最多。當石縫礮臺與該夷相

持之際。因海河阻隔。不能派隊前往應援。只得用礮接應。石縫礮臺既失。北岸藥庫又被炸子炸着。已無可抵敵。且我後路已為該夷所踞。若以步隊來撲。石縫礮臺內以大礮策應。我兵萬難抵禦。徒損傷將士。於事毫無補救。查該夷之意。無非欲盡得兩岸礮臺。情知不敵。莫若息兵罷戰。茅當即傳飭各營。堅立免戰白旗。於是晚戌刻。統帶馬步官兵徐徐撤退。本應防守天津。以扼

京師門戶。查該夷處心積慮。全在天津。且天津府城濱臨海河。雖有新築環濠圍牆。較之大沽。不啻天淵。該夷水陸並進。仍是不能扼守。現在秋成將熟。徧地高粱。天津環濠以

外尤為稠密。易於藏奸。我軍不能看視。自應仍在通州迤南屯紮。距京既近。聲氣可以相通。其天津礮臺。安設大礮。擬即運送回京。小礮及調防之旗綠官兵。一並撤至通州。現在山海關。無須設防。所有該處之現在調防馬步官兵。擬令副都統增慶管帶來通。各項官兵。一經到齊。共計馬隊七千名。步隊萬名。兵力不為不厚。儻該夷敢於北犯。臨時酌量。總須與之野戰。斷不可株守營壘。轉致受敵。各項官兵到齊。所有原在通州河西務防堵官兵。擬請撤回京城。以資防守。其前調各省滿漢官兵。可否暫停來防。以免眾心搖動。再提督樂善原在營內。等留心查看該員心

地純正。操防護飭。隨同等布置一切。無不竭盡心力。妥為辦理。前因北岸喫緊。經等派赴石縫礮臺。該提督誓眾死守。初五日之戰。自卯初至午初。奮力抵禦。三時之久。力竭捐軀。可否照提督例從優。

賜卹並於海口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之處。出自

皇上逾格鴻施。其餘傷亡官兵。容俟查明再行叢辦。至等於海口地方。布置防守。已及三年。計費帑項甚鉅。現於數日內。連失小村二座。並兩岸礮臺營壘。各項大小器械。以致夷勢益張。實係等無能調度。乖方勞師糜餉。誤國病民。咎無可

辭。應請

旨將芽交部從重治罪。以示懲儆。

諭內閣直隸提督樂善久歷戎行。戰功壘著。茲在海口防所陣亡。殊堪憫惻。著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該提督有無子嗣。著該旗查明具奏。並著在海口建立專祠。以慰忠魂。

又

翰僧格林沁辦理一切。未能周密。實屬咎有應得。著拔去三眼花翎。革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以示薄懲。

僧格林沁又奏。竊芽於本月初七日。在楊村逢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通州為京師屏蔽。而天津實為通州門戶等因。欽此。查天津
濠牆周圍三十餘里。處處皆可撲犯。雖有大小礮位。為數
無多。不敷分布。該夷礮火猛烈。天津濠牆斷不能抵禦。該
夷若以步隊直撲濠牆。兵力即不能支。再以船上大礮攻
擊。兵勇腹背受敵。且天津海河向無防具。一時置造安設。
趕辦不及。夷船一經駛至。郡城即在濠牆以內。兵勇何能
駐劄。必致閭郡人民咸遭荼毒。該夷之意。原在天津計其
船隻。不日即可駛至。矚目觀情形。審度時勢。天津實無防
守之法。不得已駐兵通州。以固

京師。且天津再經接仗。設有挫失。辦理撫局。更形棘手。是以

廿初六日路過天津。已飭運司崇厚將殿位防兵趕緊一併撤退。以示不疑。此時惟有設法轉圜。使該夷及早在津就撫。不得再有決裂情形。至廿是否即赴通州。未敢擅便。現在蔡村暫駐。恭候

訓示遵行。再初五日戌刻。廿出大沽時。督臣恆福尚在該處。以備照料一切。合併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天津無可守禦。現在蔡村候旨。現擬調兵固北面之防。自請治罪各一摺。業經明降諭旨。將樂善照提督例從優賜卹。准於海口建立專祠。並將該大臣拔去三眼花翎。革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以示薄

懲矣。天津既無可守。該大臣擬於通州迤南屯紮。將天津礮位。及在防官兵。撤至通州。並將山海關馬步各兵。一併交增慶帶往。所籌均尚周妥。即著照所議辦理。其通州河西務原駐官兵。毋庸撤回京師。該大臣將所帶官兵。留於通州駐紮。即著迅速來京。面授機宜。再行回至防所。節節向前布置。以衛京師。

直隸總督恆福奏。七月初五日。該夷攻占北岸礮臺後。事勢危急。即經鄂詳述迭次欽奉。

諭旨。力勸僧格林沁帶兵退守。該大臣仰體。

聖心。即於是日酉刻。帶領官兵。前往通州駐紮。適該夷通事官巴姓。及夷官五人。來與鄂相見。聲稱北岸礮臺。已為占路。即

欲將南岸礮臺立時交出。方肯息兵。等以防兵既撤。礮臺空虛。與其為該夷攻占。不若即允退出。免致擾害民居。並可穩住該夷。使價格林沁安穩而行。不致再有交仗之事。當即繕就照會。交付該夷去後。等暫留大沽。與該夷兩次面晤。竭力開導。阻其直撲天津。欲其先議和而後論戰。據該夷云。必須中國

欽差與其兩國公使彼此商辦。並言如果優禮相待。尚可和議早成。否則萬難定議。且欲將先後所約各條。一概允准。方肯罷兵。各等語。等以津郡地方緊要。再四勸阻。以期展延時日。無如該夷言詞桀驁。未肯允從。其意其勢。非先占踞天

津不止。等已於初六日申刻。自大沽折回。初七日子刻。行抵鹹水沽。當即先將勸阻該夷未允情形。具函飛致。欽差文俊。恆祺。安速等。解。一面趕緊回津。再與文俊等詳細面言。以冀暫緩用武。等因事機危急萬分。是以未及先行奏明。不揣冒昧。臨時變通辦理。謹將照會底稿。照錄恭呈。

御覽。

恆福又奏。正在具摺間。探見鹹水沽河內。已過該夷兵船數隻。其直撲郡城之勢。已屬顯然。合併附片陳明。

硃批。覽。

西甯辦事大臣文俊。武備院卿恆祺奏。竊本月初六日。自

大沽撤防。並天津駐守濠牆各兵。調赴通州。愚氓無知。皆為震動。鋪商漸有歇業。即在官人役。亦皆潛逃。伏思天津密邇。

京師地方最為緊要。現在該夷雖因暨旗息戰。究恐性情叵測。反覆無常。藉無兵勇。直達津門。設郡城再被占踞。則辦理尤難措手。更恐土匪乘機滋擾。為害益甚。昨據探報聲稱。自僧格林沁撤防後。南北礮臺。盡被該夷占踞。各營門亦俱有夷兵把守。督臣恆福。在大沽現已被圍。文報不通。等語。聞信之下。焦灼萬分。惟有仰懇

皇上飭令地方官。聚集紳商。亟籌保衛。以固結人心。更請

諭令簡派重臣。迅速前來。俾該夷早為就撫。免致別生枝節。

諭內閣。桂良。恆福。均著授為欽差大臣。桂良並著馳驛即赴天津。會同辦理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礮臺撤防。退回津郡。並文俊等奏。津兵撤調。赴通。人心震動。應亟籌保衛各一摺。並據恆福將給與夷人照會呈覽。均已閱悉。本日已授桂良。恆福為欽差大臣。併令桂良。即日馳驛赴津矣。著恆福即行先給與暎晰照會。以現已派桂良。及該督為欽差大臣。前來商辦。俟桂良到津後。即當知照該夷。訂期晤商一切。該夷等得此消息。暫不至即肆猖獗。津城防守事宜。雖不便明為辦理。亦不可不惜中防範。該郡圍練。已

先後派令焦祐瀛張之萬陳鴻翔回籍辦理。即著恆福於該少
卿等到津後。仍遵前旨。悉心會商。在津城附近一帶地方。擇要
駐紮。激勵士民。實力經畫。務使民團人心固結。庶夷人不得肆
其衝突。至津城後路。凡屬入京要道。尤應妥為勸諭。將守衛捍
禦各事宜。迅速籌辦。是為至要。恆祺著留津隨同桂良。恆福辦
理議撫事務。文俊著即來京。

署江甯將軍京口副都統巴棟阿奏。竊於六月二十七日。
西甯鎮總兵馮子材。接據瓜洲水營黃巖鎮總兵黃彬函
稱。二十一日酉刻。有鬼子賊船一隻。經過瓜洲江面。係紅
毛旗號。當即飭令題升都司黃正榮。駕船駛前查探。見其

船上有紅毛鬼子二名。水手鬼子數名。甯波人十餘名。問其來歷。意欲何往。所帶是何貨物。據說係喫咕喇。由上海來。係奉該國欽差使臣委命查看江面。並無貨物。都司黃正榮諭以前途賊界。不可上駛。該夷稱以不到賊境。只是游看江面耳。隨即檢出付與鎮江元戎小書一封。又將耶蘇書三本。送與黃正榮。禮送下船。稱說三二日即回等語。揚帆上駛。至今未回。特將該夷小書一封。函達前來。旋經馮子材轉送。岑閱看。伏思該夷船由滬入江。竟行上駛。是否確係察看江面。岑等並未接有明文。先期知照。惟聞其夷信。有到金陵傳教散書之語。是其與賊相通。已屬顯見。

而夷情叵測。難保不為其句結。當此江南軍務決裂之時。若不設法嚴禁江防。更難保無船繼進。竊因事關外夷駛進內江。抑且有關大局。不敢塵於

上聞。相應請

旨飭下署督臣薛煥。斟酌情形。設法籌計。勿任夷船上駛。致生意外之虞。於軍務甚有裨益。所有駐防江面下游各起師船。於該夷駛船揚帆上駛。並不攔阻。亦不隨時稟報。豈竟毫無知覺。實屬疏於防範。應請

敕下李若珠。查明奏請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已棟阿奏。夷船入江上駛一摺。據稱。六月二十一

日有夷人賊船一隻。經過瓜洲江面。船上有夷人二名。水手夷人數名。甯波人十餘名。問係喫咭喇國船。由上海前赴金陵傳教。並呈出致鎮江元戎信一封。耶蘇書三本。稱說三二日即回。至今尚未回駛。請飭嚴防等語。夷人乘船上駛金陵傳教散書。其與粵匪勾結。已可概見。現在逆氛猖獗。蘇常尚未克復。江面關繫緊要。豈能任夷船往來。此次夷船上駛。何以下游水師毫無覺察。著李若珠查明具奏。並著飭令下游各起師船。嚴密梭巡。嗣後如再有夷船駛入江面。務行攔阻。不得任聽往來。以杜詭謀。是為至要。

辛丑。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於七月初七日巳刻。在鹹水

沽拜摺後。遂次接奉寄

諭一道。又於是日未刻抵津後。續奉

諭旨。茅隨即面晤

欽差文倭。恆祺。暨長蘆鹽政寬惠。運司崇厚等。正在悉心商酌。並
遣

旨再行給與該夷照會間。即據報。已有夷船數隻。駛至天津東門
外十餘里之土城地方。當經公同飭派天津縣知縣姚煦。
委員昌平州知州潘蔚。紳士辛榮等。前往夷船。優以禮待。
茲於是日亥刻後。據該縣暨委員紳士等。向郡稟稱。該夷
先到輪船四隻。明日即有兵船大至。經該令等。婉言試勸。

不可驚擾百姓。據該夷等言定初八日必到津郡城前。察其情詞尚不至猝然用武。惟該夷之意。若非早有自京派出爵位最崇

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來津與之商辦。斷難商議息兵等語。查該員等所稟情形。與日昨岑在大沽時。迭接該夷照會。並兩次與該夷面晤各等情。大略相同。岑查天津前駐防兵。現經僧格林沁於昨過天津之時。全數調赴通州。是津郡素經撤防。即係議和之地。無所再行用武。該夷或可相信。惟是該夷所最重者。全在得有

欽派重臣一節。從其所請。則該夷得有光榮。即可乘機利導。否則

以為中國藐視。無論如何開導。不能感悟其心。天津僅有疏虞。必致

京師震動。與其使該夷占踞天津。彼時無從措手。或該夷不占天津。徑撲通州。其勢更為緊急。何如趁其尚未撲犯天津。先示以

天朝寬大之恩。

迅簡親信重臣。攜帶關防。兼程剋日來津。使該夷得有顏面。稍戢驕心。津郡安危。在此一舉。至由津至通一帶。並無險要可守。應如何布置之處。僧格林沁諒能妥善周備。其大沽軍火各件。當時官兵甫撤。該夷一面索要照會。一面即有夷

兵紛紛進營踞守。頃刻之間。實屬無從搬運。即釘塞礮眼。推落海河。其時亦斷難趕辦。此實當時倉卒之實情也。殊批。知道了。

西甯辦事大臣文倭。武備院卿恆祺。直隸總督恆福奏。竊
才恆福將英船兩隻。駛至土城地方。并天津知縣姚
煦等。前往迎見。各情。於初八日卯刻馳奏在案。茲於是日
巳刻。其船數隻。直抵郡河東浮橋。勢甚兇猛。津郡現已撤
防。無可禁阻。才等率同運司崇厚。當即出城。同上英國之
船。與吧嘎禮會晤。伊即取出告示一紙。有占繫天津字樣。
才等詰以此次來津。我國先將防兵礮位。全行撤去。與廣

東省城情形不同。何得遽言占紮。乃吧嘰聲稱在中國
既云採有

欽差全權大臣。究竟所派何人。未見銜名。是中國並未派有辦理
和議。應許本年二月內所開各節之人。是以不能停止兵
戈。尚非議和之時。既未議和。即應仍行開仗等語。岑等再
三開導。始允不擾百姓。民心尚可稍安。現在暎佛兩國兵
眾。已紛紛入城。於四城之上。偏立旗幟。岑等因守危城。正
在焦急間。適暎官吧嘰。來至岑恆祺行寓。岑恆福與運
司崇厚。亦正在座間。與之接見。言及現在之事。據云。七月
初二日。在海口所與岑恆福照覆內。務將二月間去文內

開各條一一概准切實可憑之據方能息兵等語。粵等以津郡城池現已為其占踞不得不思變通辦法當將八年條約本已議定並無另行更換之

旨。至本年內開各條許以速行奏明請

旨辦理。惟是該夷迫不待緩。粵等再四思維。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如能

迅派親信大臣兼程即日來津。與之商辦。固為妥善。否則將該國

本年所請之四條。先由軍機處知照該國。使其知有切實

之據。方能止其兵端。儻若再事耽延。恐該夷不能在津久

待。其事有不堪設想者。謹將英國告示鈔錄一紙。恭呈

御覽。

殊批。即有旨。

文俊等又奏。天津郡城已為英佛二國占禁。東城門派人看守。往來文報。即恐不通。而於關涉外國之事。由等具摺陳奏。或奉有

殊批。及

廷寄。皆恐先為攔截。折閱深屬可慮。等公同熟商。擬由等文倭前赴楊村暫駐。於等奏報外國情形。或奉有

殊諭各件。道經楊村驛時。先行送交等文倭悉心閱看。後再行設法密寄來津。如等等在津奏報。恐為該夷脅制。亦擬密與

文俊知照。由文俊加禹進交軍機處王大臣知照。庶不致於疏漏。

殊批。所籌甚好。文俊暫不必回京。

西甯辦事大臣文俊武備院卿恆祺奏。竊等等於本月初七日接到

批摺內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上諭。喚夷此時尚無照會到來。未知是何意見。文俊恆祺現駐天津。著俟喚夷照覆到時。即行由驛馳奏等因。欽此。是日百刻即

准喚國送到照覆前來。查文內所稱有本月初一日與督臣恆福照覆。令等字檢查閱看各等語。除將該夷照覆原

文。並鈔錄前給督臣恆福之照覆。一併恭呈。

御覽。至前接半機處咨文擬定照會底。當即照錄送至該夷處所。

一俟接到照覆。再行馳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俊等奏。吳淞兵眾已入津城。占剽請派大員來津。並文俊前赴楊村暫駐各摺片。均已覽悉。夷人既踞津城。往來文報。恐有攔截之事。文俊著毋庸回京。即在楊村駐劄。俾往來密寄事件。藉免疏虞。至夷人總以未派欽差。難於停止干戈為詞。昨已將桂良。恆福。授為欽差大臣。桂良約本月十五日必可到津。恐該夷迫不能待。已由桂良擬就照會。交恆福

轉遞該首矣。再本日另有恆福等密寄一道。並著文俊設法密寄恆福等接收為要。

又

諭。昨日明降諭旨。授桂良。恆福為欽差大臣。並諭令恆福即行知照。喚佛使臣。俟桂良到津。即可訂期晤商一切。本日據文俊等奏稱。前由軍機處擬定照會底稿。已照錄送往。未按照覆等語。上次軍機處所擬照會。係令該使臣來京面議。尚在大沽未經撤防之先。現在情形不同。已令桂良即日馳驛赴津。應令該使臣在津靜候。會同辦理。著恆福等明晰知會。勿致稍有疑惑。是為至要。本日復據恆福等奏。喚兵已入津城等語。該督接見吧

首○其意總以未經派有欽差○不能停止干戈為詞○桂良候領欽
差大臣關防○即日起程○約十五日必可到津○已由桂良擬就照
會○著恆福轉交該使臣○俾知桂良剋日可到○以免再有疑慮○恆
福○恆祺○均著居住城外○以便與桂良面商一切○

給暎咭喇喇喇照會○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在奉
旨來津○與直隸總督恆○辦理換約事件○本大臣攜帶

欽差關防○定於本月十五日○准可行抵津郡○所有貴國二月間所
開各條○本大臣均無不可商辦○俟本大臣到津○即與貴大
臣會商一切也○為此先行白文照會○俟

欽差關防頒到。隨後補行印文可也。須至照會者。

青州副都統恩慶奏。竊於七月初三日。在萊州府行營。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達日壘據僧格林沁等奏。英佛等夷。占路北塘村莊等因。欽此。伏思青州兵五百名。既已防海。而存營又無兵可派。雖連日煙臺情形稍緩。亦未便全行改撤。當經於飛飭德州城守尉富明。管帶前次派安兵二百名。配齊軍裝器械。就近星速先行馳往外。於隨即在萊州防兵內。分撥三百名。派員管帶。趕緊馳赴通州。交城守尉富明統帶。聽候調遣。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令恩慶調派青州德州兵五百名。馳赴通州。聽候調遣。據該副都統奏稱。已飭德州城守尉富明。管帶前派兵二百名。先行馳往。其就海防內分撥之三百名。著即趕緊派員管帶。迅速馳抵通州。交富明統帶。聽候調遣。毋得再有遲延。致誤事機。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七月初二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連日臺據僧格林沁等奏。喚佛等夷。口路北塘村莊等因。欽此。臣思該夷進踞唐兒沽。逼近大沽。僅距天津百里。誠如上諭。亟宜厚集兵力。扼其北竄。查本年奉

旨批兵二千名。聽候調遣。除臣帶赴濰縣設防六百五十四名外。尚有未到一千三百四十六名。今再添派曹標兵一百五十名。青州綠營一百名。壽樂營一百名。再於省標三營分派三百零四名。共湊二千。以符原調之數。業經飛咨兗曹二鎮。挑選精壯。統赴省城會齊。由軍需局配給軍裝器械。大藥鉛丸等件。臣又札飭藩司酌籌該二千兵一月口糧。令其自行裹帶。免致沿途支發遲滯。至統帶之員。查有臨清協副將文英。候補游擊保德。老成持重。久歷戎行。堪以統帶。當即札飭該二員速赴省城。一俟各路官兵到齊。迅即統帶。剋日啟程。星馳前進。務期早抵通州。聽候瑞麟調

遣並飭調兵各路。勿涉張皇。致令居民驚擾。以慰宸廑。

硃批知道了。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於本月初九日。在蔡村。遂次。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該大臣將所帶官兵。留於通州駐紮。即著迅速來京。面授機宜等因。欽此。於於初九日百刻。行抵通州。查得馬隊官兵。除馬匹疲瘦。及受傷患病者。尚未到通。其餘均已到齊。派令在馬頭。張家灣。通州。三處駐紮。步隊官兵亦未到齊。至咸豐

八年。莽在通州防堵時。曾在平家灘地方。挑挖引河一道。以備宣洩北運河之水。已經二年。自必淤塞。莽擬即會同大學士瑞麟。前往查看。趕緊挑挖。查北運河。該夷火輪船。雖不能行駛。舢板足能進河。舢板各有礮位。若以馬步隊沿河前進。舢板相輔而行。亦無法抵敵。是目下之急。惟以洩水為要。昨據恆福派人報稱。夷船已至津郡。夷酋登岸居住。城上豎立該夷旗號。因其職分較小。不與交談。非有全權便宜行事之重臣。不足與議。莽揣度該夷之意。此次大沽接仗。既已得意。其憤恨之心必消。仍必須重臣與之面議條約。方肯就撫。否則仍不免再起兵端。該夷雖詭詐。

百出。其性多疑。此次一切條目。必在津郡議妥。方肯進京。互換和約。必不肯到京後再議。惟有仰懇

天恩。迅即

簡派一品大臣。假以權勢。與該夷議和。或可轉圜。不致決裂。至通州。履勘布置。挑挖引河。尚須數日。等擬俟辦有就緒。再行

回京。跪聆

聖訓。其海口節次打仗情形。侍郎國瑞督兵打仗。備知詳細。茲先派該員齎摺進京。以備

垂詢。至等喪師失律。厥罪甚重。荷蒙

皇上逾格恩施。不加重譴。等曷勝感激。惟等此番挫失之後。深恐

呼應不靈。再致貽誤。合無仰懇

聖恩。派員總統馬步官兵。以資防守。等仍在軍營戴罪圖功。以贖愆尤。

僧格林沁又奏。再現在各處防兵。全數調赴通州。已飭運司銜天津道孫治來通辦理糧臺。以資熟手。惟計馬步官兵一萬七八千名。一月所費不貲。亟須豫為籌畫。以免臨時竭蹶。查天津鹽庫。尚有銀二十餘萬兩。已運出津郡。咨交藩庫。相應請

旨。敕下該藩司鹽政。即將所存銀兩。迅即解通。以濟軍餉。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遵旨將所帶官兵。留於通州駐紮。

先派員齎摺來京一摺。今日已召見國瑞。詢悉情形矣。此次該夷占踞礮臺。經該大臣將馬步官兵撤退。駐紮通州。係遵奉諭旨。通籌大局起見。並非督勒不力。該大臣威望素著。能得兵心。自應仍領欵差大臣關防。會同瑞麟。總統諸軍。辦理防務。妥籌布置。以期保衛京師。現在通州一帶。防堵喫緊。要隘處所。官兵恐不敷分布。所有瑞麟。伊勒東阿。統帶前往之京營官兵一萬四千名。著暫留通州。扼要設防。俟各處所調之防兵到齊後。再體察情形。酌量抽撥回京。其所調兵。均歸僧格林沁。瑞麟。統帶。本日已寄諭文謙。將天津鹽庫寄存之二十餘萬兩。撥解通州糧臺。以濟要需。責成天津道孫治經理。其順天糧臺。專為支應。

瑞麟一軍。該大臣等所帶官兵。既合為一處。糧臺亦應歸併。孫治一手經理。俟文謙將銀兩解到時。順天糧臺。即行裁撤。前日已明降諭旨。授桂良。恆福。為欽差大臣。桂良於十一日啟程。十五日可抵津郡。與恆福會辦一切。至通州洩水。挑挖引河。務須趕緊籌辦。是為至要。正在寄諭間。據恆福奏。該夷馬隊。意欲屯紮北倉。恐該夷尚未知己。派有欽差。執意北犯。殊屬可慮。著僧格林沁。嚴飭前路地方各官。如見夷官。可告以已派欽差。不日抵津。稍道豕奔。而免疏虞。

又

諭僧格林沁奏。防兵需餉。請將寄存藩庫銀兩。迅解通州等語。據

稱天津鹽庫尚有銀二十餘萬兩。先已運出津郡。寄文藩庫。現在各處防兵計一萬七八千名。全數調赴通州。每月所費不貲。著文謙即將前項寄存銀兩。迅即全數解赴通州。交天津道孫治糧臺接收。至焦祐瀛。張之萬。現在天津附近一帶。料理團練。亦應先籌經費。以為募勇之需。並著文謙另行籌撥銀三萬兩。迅速解赴天津。交焦祐瀛等收用。均勿違誤。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奏。據夷官吧嘎嚕言。欲將該國帶來水陸兵丁。分駐民房廟宇。於初九日巳刻。約同天津縣知縣姚煦。前往各處尋覓。乃該酋行至北關外。忽然縱馬北駛。直至距城十八里之北倉地方。見有倉房一所。寬大。即令

該處居民與之收拾。言欲屯兵。詢其屯劄何意。據言有馬隊二十。已從海口調來。欲在此屯劄等語。其居心實屬叵測。當經才與恆祺熟商。並詢問南省之委員藍蔚雯等。皆云該夷性情桀驁。若遽行阻止。恐其必更添兵。另生枝節。只可設法羈縻。告以該處水草不便。再勸其移劄別處。以消其北窺之心。才愚昧之見。以為事已至此。惟有早將該夷先後所請條款。仰懇

天恩。即賜俯准。使之無可藉口。暫紓目前之急。

硃批。知道了。諒恆福接奉初九日寄諭。並行知該夷照會。宛轉羈縻。當不至遽行北犯。

恆福又奏內務府大臣銜武備院卿恆祺前奉

諭旨

欽派來津伴送暎佛二國公使進京換約現奉

諭旨恆祺隨同桂良等恆福辦理議撫事務查恆祺在粵多年經理稅務公正廉明久為該夷所信服此次來津與暎國夷官吧噴禮見面數次迎機善導竟能使其不致驟然北犯足見吧噴禮信服恆祺之言且該夷向以官職較大者與之相見議事為榮可否仰懇

天恩

敕派恆祺作為幫辦大臣以便會同辦理

殊批。恆祺著即作為幫辦大臣。

諭軍機大臣等。昨諭文俊在楊村駐紮。俾往來密寄事件。藉免疏虞。並密諭恆福等寄信一件。及桂良照會暎暎兩首公文二封。均著文俊設法密寄。該督等接奉前旨。自必欽遵辦理。惟聞文俊已由楊村啟程回京。未知能否接遞。如恆福等尚未接奉前諭。即著派妥員迎提。勿誤。桂良於十五日。准可到津。即與該夷訂期晤商一切。恆福等務當會同妥速辦理。以慰廑念。本日據僧格林沁奏。駐兵通州。籌辦守禦事宜。已諭令文謙將藩庫所存天津餉銀。解交通州糧臺。仍飭天津道孫治管理。并令另撥銀三萬兩解津。交焦祐瀛等辦理圍練。恆福即督飭該藩司迅

速擬解。是為至要。本日復諭令文俊折回楊村駐紮矣。正在寄諭間。恆福奏現在天津情形各摺片。覽奏已悉。已命恆祺為幫辦大臣。著即商同辦理可也。

又

諭。昨據文俊等奏。夷眾占紮津城。往來文報。恐有攔截。當諭文俊毋庸回京。即在楊村駐紮。並將桂良照會。喚佛二夷文二件。並密寄恆福等諭旨一道。均交該大臣設法轉遞。茲據載垣等呈遞文俊所寄信函。有由楊村河西務一路回京之語。夷人既占津城。文報到時。若彼按獲拆看。必致另生枝節。文俊著遵前旨。毋庸回京。即折回楊村駐紮。俾往來密寄事件。得以設法轉遞。

以免疏虞。昨日諭旨。是否已經接到。轉交恆福。并著迅速奏聞。文俊駐紮楊村。即將住址處所。知照天津通州。庶不致驛奏投遞錯誤。

先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奏。臣等於初六日啟程。初七日接奉寄

諭。右總廠臺被陷。著即前進等因。欽此。臣等當即並程前往。沿途見撤回官兵及難民。填塞道路。探知僧格林沁已退回京師。初八日到津。接見寬惠等。據云夷人已在東門樓上插旗。出示安民。並有一二日內調兵二萬來津之語。臣等目睹該夷城上盤踞。聞有船五隻。駛入三汊河。是天津城已

在其掌握。此時若遽然出示。該夷必立起釁端。城內居民先遭荼毒。且聞恆福現在設法羈縻。尤恐有誤大局。臣等與寬惠再四籌商。實未便激之生變。據崇厚面稱。該夷意在踞住天津。圖謀北犯。非有

欽差全權大臣議撫。不能阻止。臣等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密陳。

伏惟

乾斷。以解危急。

諭軍機大臣等。據焦祐瀛張之萬奏。馳抵天津。查訪情形危急一摺。據稱。該夷盤踞天津郡城。若遽然出示。曉諭四鄉居民。同心殺賊。必致立起釁端。尤恐有誤大局。現在該夷既踞城插旗。並

有調兵二萬來津之語。雖已派桂良、恆福為欽差大臣。與該夷議撫。暫時羈縻。誠恐撫局不成。該夷分兵北犯。亟應豫為設防。昨已諭令恆福於焦祐瀛等到津後。悉心會商。令在津城附近一帶地方。擇要駐紮。激勵士民。務使人心固結。并於由津至京一帶要隘處所。妥為勸諭。實心籌辦。即著該少卿等駐紮兩處。以便分辦。焦祐瀛仍擇地居住。毋庸逼近津城。張之萬於附近州縣。召募壯勇。聯絡聲勢。俾該夷知所警懼。不敢圖謀內犯。毋得以恐誤撫局為詞。致人心因之生懈也。如該夷有北犯情形。雖迎擊不能得力。尚可跟蹤追剿。不得以雇勇為名。臨事無濟。徒費帑項。所有辦理圖練。應需經費。本日已寄諭文謙。即令在

藩庫內籌撥銀三萬兩。解交焦祐流等收用。以資接濟。

直隸布政使文謙奏。竊於本月初八日巳刻。接奉軍機大臣傳諭。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文謙奏。續調官兵。派員管帶。馳赴通州一摺。等因。欽此。竊遵查各鎮協營兵丁內。惟正定鎮標。有前經督臣恆福先後飭令該鎮挑備調撥兵九百名。除竒兩次奏報。派調兵六百名外。當存挑備兵三百名。又查河間協左右二營。並各汛尚存兵九百餘名。現與署督標中軍副將崇福酌商。擬再調正定鎮兵三百名。河間協兵二百。補足前調一千五百名之數。飭令配齊軍火器械。派員管帶。剋日啟程。馳赴

通州。聽候僧格林沁。瑞麟調遣。其原調之馬蘭泰甯二鎮兵五百名。移咨該鎮。即令各歸原汛。至前調各兵。內督標存城兵四百名。已據該協咨報。派署後營遊擊溫積桂管帶。於本月初六日啟程赴通。正定鎮標前起兵三百名。亦據報於初七日。派署龍岡營都司會文管帶前進。其餘各兵。現經嚴催。即日起緊啟程前往。

硃批。知道了。

文謙又奏。竊正在繕摺間。復接軍機大臣傳諭。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著托明阿。成凱。德勒克多爾濟。春佑。文煇。英桂。譚廷襄。文謙

於原調各兵外。再行酌量調撥等因。欽此。○ 孝近因夷情益張。焦灼萬分。自應厚集兵力。拱衛

神京。○ 伏查直隸提督各標。並天津。通永。大名。正定。宣化各鎮。額設各兵。除陸續調撥外。所存兵數。本已無多。昨奉調兵三千名赴通。已屬抽調匪易。此外惟大名鎮。尚有備調兵一千名。因擒匪回竄歸窠。尚未調赴防所。雖擒蹤出沒無常。省南門戶。防守宜嚴。然大順廣一帶。現已集解圍練。似尚可補兵力之不足。○ 孝惟有先其所急。現擬於大名備防兵一千名內。再行酌調兵五百名。知會鎮臣阿麟保。趕緊飭令攜帶軍火器械。派員管帶。兼程赴通。交僧格林沁。瑞

麟。統帶調遣。以壯聲威。

殊批。知道了。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奏。竊於七月初八日戌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八日奉

上諭。昨日據增慶奏。山海關尚有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等因。欽

此。當將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交五品頂帶珠勒亨。

乾清門頭等侍衛榮全。二等侍衛尚宗瑞管帶。先行啟程。原

調宣化步隊一千名。交張家口協副將烏忠阿管帶。續調

宣化通永步隊各五百名。交前獨石口協副將關立管帶。

分起兼程前進。以上馬步官兵。均經配齊軍火器械。並飭

通永道德椿署永平府知府博多宏武。分起隨營赴通。沿途照料。支放口糧。現當河水盛漲之時。恐有阻隔。已令該道府轉飭所屬。經過渡口。多備船隻。以利軍行。伏思李傑奉

命統帶馬步官兵之員。且無地方責任。現在防所馬步各隊。既經全數撥調。雖按起派有管帶之員。然兵數已有三千之眾。李自應沿途督催前進。該官兵等。庶免遲誤。以期迅速抵通。交僧格林沁。瑞麟調遣。

硃批知道了。

西安將軍托明阿等奏。竊李等於七月初四日。接准署陝

西撫臣譚廷襄。轉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連日臺據僧格林沁等奏。吳擘等奏。占路北塘等因。欽此。牙
等。即將前奉

諭旨。備調馬隊官兵一千餘員名。並趕緊續派精壯馬隊官兵五
百餘員名。共一千五百餘員名。應需馬匹軍裝器械等項。
解理齊全。副都統烏爾都。情願帶往。當將官兵分作五起。
交該副都統督帶。於七月初八日啟程。馳赴通州。聽候瑞
麟調遣。

硃批。知道了。

三品頂帶著陝西巡撫譚廷襄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四

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現在夷氛猖獗。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衝而固畿疆。等因。欽此。除恭錄飛咨西安將軍。托明阿。欽遵辦理外。伏查陝西。臺經征調。營伍久已空虛。現時豫檢未盡。職除。川省亦復不靖。潼關及漢中一帶邊界。均屬緊要。惟直隸海防尤重。自應先其所急。酌量調派。臣查潼關及雒南關南防所。原駐提標屬兵一千五百餘員名。應就近飭調。即令原帶將弁。由防所剋日分起。徑赴潼關前進。較為迅速。此外擬調提標屬兵三百名。漢中鎮標屬兵二百名。延榆綏鎮標屬兵五百名。另擬咨會護理督臣林揚祖。於蘭州及甯夏鎮

兩處派兵五百名。共足三千名之數。其統帶大員。查有漢中鎮總兵伊綿阿。甫由西路撤防回任。該鎮於咸豐三年。曾在直隸正定等處帶兵。臣知其人明慎幹練。已咨調該鎮。星夜來省。統帶潼關等處防兵。趨程前進。另調提鎮各官兵。程途較遠。計非二十日及月餘。不能趕到。應咨會提鎮。揀派得力將弁。隨後督押。迅速啟程。不敢稍任耽延。致滋貽誤。

殊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竊查七月初一日。承准寄到

諭旨。著慶昫於原調馬隊一千外。再行挑選馬隊一千名。共二千

名。趕緊調派等因。欽此。欽遵。飛劄添調。並擬先將調到之人。催令一面挑選。一面編隊。本有隨案派定之正副營總四員。分翼管轄。即今前次奉

旨派出之統帶官兵總管那瑪善統帶。先行限日進口。其軍械刀矛槍箭。凡有未經造齊之件。均由駐防官械。暫為抵發。並

先期分別咨劄。經由地方官員各等情。於初二日。奏蒙

聖鑒在案。正在嚴催迅速挑選。趕緊啟程間。七月初四日。承准寄到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因夷人將北塘唐兒沽占踞。大沽礮臺危急。等因。欽此。當即飛劄挑兵協領舒都爾吉。帶兵總管那瑪善等。迅將已

報挑齊之右翼四旗官兵。並現在所挑左翼四旗官兵。共一千名。分作兩起。限於初六初七兩日進口查驗。依次啟程。茲於初六日。據總管那瑪善統帶正營總鄂勒哲依副營總西爾滿。管帶隊官三十員。兵五百名。分作十隊。排隊進口。岑親赴教場。逐一查驗。兵數如額。箭槍等械。亦已抵撥足用。又於初七日。據正營總那木薩賴。副營總奇莫特。多爾濟。管隊官三十員。兵五百名。隊伍如前。依次進口。惟此起官員。盡係蒙古。那瑪善已經前往。因揀派駐防防禦喜麟。候補駙騎校奇臣照科。送交那瑪善統轄。其添調馬隊一千名。應需馬匹。業已傳知羣牧。應俟挑齊兵丁進口。

啟程時。分別日期。另行恭摺。由驛馳奏。
硃批。知道了。

癸卯。山海關副都統成保奏。竊。於本月初八日。准
欽差統帶馬步官兵副都統增慶。接奉寄

諭。飭調駐紮山海關各路官兵。前赴通州防剿。並飭各省酌撥官
兵。務期多多益善。查山海關駐防八旗官兵。八百餘員名。
並調來喜峰等口之駐防旗兵二百五十餘員名。操練之
餘。丁二百名。皆係粵所屬。山海關除駐防旗營官兵外。尚
有署山永協副將伊克精額。管帶綠營官兵八百餘員名。
並練勇九百名。堪資防衛。現當軍務萬分喫緊之際。合無

仰懇

天恩。准令。莽將各屬旗營官兵內。選擇五百名。趕緊帶赴通州。聽候調遣。如蒙

俞允。莽起身後。山海關副都統印務。查有署協領佐領和盛阿。老成練達。結實可靠。堪以委令護理。伏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成保奏。酌撥官兵。請帶赴通州一摺。前已有旨。令成保署理直隸提督。並命寶山署理山海關副都統。成保著俟寶山到任後。即赴僧格林沁軍營。聽候差遣。所有挑備官兵五百名。著仍留山海關防守。毋庸帶往。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昨據吳首吧嘎。欲將伊從海口調來之馬隊二千名。在北倉地方屯劄。其居心實屬叵測。又未便遽行阻止。恐其另生枝節。等恆福當即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在案。茲於初十日辰刻。吳官吧嘎。嘯。來至。等恆祺寓所見面。等恆祺乘間以北倉地方村莊逼窄。難以容駐。該處水草諸多不便。距津城十餘里之遙。照應一切。亦難周到等語。向該夷反覆開導。伊尚肯信從。已允許不在北倉屯劄。改擬駐劄津城南海光寺一帶。有此一番展緩。可冀潛消該夷北伺之心。而文報亦不致虞其阻隔。實為轉圜第一要著。現在吳首額喇哈。噶。首。噶。

暹亦於初十日巳刻由海口一同到津。等派舟各執名帖前往通候。旋據吧項禮聲稱。俟一二日。該二國公使登岸。搬住民房。再行與等相見。

殊。批。知。道。了。

戶科給事中薛書堂奏。竊以京城近年盜風甚熾。官民被竊。殆無虛日。內外兩城。明火搶劫之案。層見疊出。而緝捕破案者。百無一二。現在夷氛近逼。萬一奸人內伏。復萌嘉慶年間林清故智。誠可寒心。且蘇杭失守。均因奸民內應。該匪詭計百出。安保不藏奸京城。臣再四思維。目前要務。莫急於清奸盜。而清奸盜之法。莫要於查保甲。但保甲奉

行何止三令五申。而地方官故套相沿。毫無裨益。即如海
淀老虎洞。咫尺

御園。又值

慶典經過。已下三毒時。明火搶劫之案。懸緝數載。迄無弋獲。如保
甲實力奉行。又何以至此。臣謹擬請

旨飭令五城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視。其如何編查責成之處。臣
謹擬十七條。以備

皇上採擇。

一五城地廣人雜。巡城御史。勢難周歷。司坊亦難專任。擬
每城各擇適中地方。或官房廟宇。設立保甲局。酌派科道

二三員。作為幫辦。仍以本城御史總理其事。於該管地面酌分數段。每段中擇其殷實明練有德望者。無論紳民。充作保正。各按地段。確切查明各戶姓名。作何生業。及戶內丁口若干。先填草冊。戶戶開列。不准遺漏一戶。戶內人人開列。不准遺漏一人。官民鋪戶。僧寺尼庵。均在其內。幫辦御史。不時抽查。如有蒙混隱匿。緣飾虛文等弊。即將該保正嚴行責罰。以專責成。

一編聯之法。每十戶為一牌。牌內擇一人為牌長。每十牌為一甲。甲內擇一人為甲長。均須年力精壯。明白端謹者。方可勝任。每十甲為一保。歸保正統轄。或二三十甲。或四

五十甲。各按所分地段。不必拘定。其零畸戶口。在五家以內者。即附各牌之末。在五家以外者。則另列一牌。其零畸各牌亦視之。

一編聯既定。每戶給門牌一面。各書姓名年貌。丁口生業。朝挂夕收。每牌長訂一牌冊。書明十戶內丁口之數。及生業遷移生死等事。甲長訂一甲冊。書明十牌內丁口之數。及生業等事。保正訂一保冊。書明各甲丁口之數。及生業等事。總局訂總冊。以備查考。

一牌長督察一牌。甲長督察一甲。其牌中十家。則互相稽查。互出保結。結內開某某作何生計。並無窩逃首盜。交接

匪類等事。如有此等事犯。某等九家。甘受連坐。所結是實。每於月朔。十家合具互結一張。交送牌長。牌長送甲長。甲長送保正。保正索送總局。如有奸盜發覺。而本牌本甲。漫無覺察者。照例治罪。或有窩頓奸匪。蹤跡詭秘。與夫里巷小偷。未經破案者。許九家密具以聞。而官自查拏。其牌長甲長。貪庸不職者。隨時更換。

一牌簿各式。悉遵前已縣知縣劉銜舊制。由總局刻板刷印。保正各照牌甲。執行分散。動用公費。仍詳開清單。以憑稽覈。

一甲內各戶。如有搬去遷來者。牌長查明搬住何甲何牌。

還自何甲何牌。五日內報甲長。甲長十日報保正。保正彙報總局。於各冊內後幅註明。每屆月朔。將撤去者門牌繳局。遠來者稟請補給。其各戶有出入生死。容留親友者。一例遵報註明。

一保甲之法。富戶受益尤多。一切牌版簿冊。胥吏口糧之費。既不能取給公項。若按戶科派。貧民不能不受其累。惟有勸諭各保股資戶口。捐貲輸公。交保正收存。以為牌冊口糧之費。其有給賞。亦出於此。吏胥不得經手。以杜侵吞。一保甲之不便於民者。皆因書役藉端勒索。閭里驚擾。今惟責成掣辦御史。督率保正。親身編派。仍於每月朔。親行

按戶詢查。有無別項事故。與甲長月報各冊。查對註明。不得令差役挨查。以免擾累。

一鄰城旅居多而土著少。往往鄰居數載。不相謀面。夜間被賊。任行呼號。而比鄰無一應聲。此次編聯後。各宜往來會晤。敦重鄰誼。夜間如呼有賊。各家速出。協力追捕。不得置身事外。致賊飽颺。違者重究。

一無業游民。嗜煙好酒。兇惡結黨。起滅是非者。即屬奸盜之媒。嚴飭牌長甲長。格外訪查。或積惡素著。九家不肯互結者。則另訂一冊。開列姓名。令其自行取保。如取保無人。則照土棍例擬徒。以清地面。

一窮苦孤獨。及游手無業之徒。往往數姓。或十數姓。同居一院。藏垢納污。在所不免。保甲正為此輩而設。編聯時。除同姓同宗者可并為一戶外。若同院而俱異姓。及同姓而不宗者。必須以一姓為一戶。各填戶冊。於冊尾填明此戶一院幾家字樣。但此等雜戶。難擇牌長。如查明房主在內居住。則以房主為牌長。如房主不同居。則以有妻室丁口多者為牌長。

一客店來往人雜。所關尤重。除一體編牌。稽查本家夥伴外。令其自備日記簿。每日填寫所住何人。何處籍貫。何業何往。有無行李。盡數登記。如有語言恍惚。形迹可疑者。即

報牌長甲長。窺其去向。夜晚小心隄防。此簿亦於月朔一
例報局。如玩忽不記。他處犯事。查該店簿內未開者。從重
治罪。

一茶坊酒市煙館。人迹尤雜。無從過問。惟有嚴禁。其二鼓
後。不許容留閒人。違者重究。

一娼妓優伶之所居。尤為奸盜淵藪。此等賤類。良民難與
同保。但令其僑類自相聯絡。仍按十家為甲之例。互相稽
查保結。如有窩頓盜匪等事。則本家及連坐之家。皆較平
人加等治罪。

一保正既責以督率閭里。則必少加優禮。乃為人所敬畏。

與本屬官紳無論已。即商民人等。既充保正。則自本城御史。以致幫辦各員。均須假之詞色。以隆體統。而資董率。其有籍作威福者。查明另充。

一牌長甲長。及牌中各家。有能留心訪察。窩藏奸匪。盜報總局。查拏屬實者。由總局酌量給賞。各城保正。能實心實力。辦有成效者。每屆年終。由本城彙奏請獎。以示鼓勵。一幫辦御史。擬以滿員。分查內城。漢員分查外城。取其風俗相習。居處相近。聞見親而督察較便也。

凡此皆臣考古準今。以期簡便易行。而首在任用得人。斯事無不舉。尤在賞罰嚴明。斯人樂為用。如行之有效。則出

入夷助游惰匪類。自無所容。外來奸宄。更無從託迹矣。又
臣正在繕摺間。恭讀

上諭。派令協辦大學士周祖培等。會同五城御史。辦理國防事宜。
臣思保甲實國防之要領。果能實力奉行。則民間戶口生
計。人類良莠。歷歷在目。於國防大有裨益。於目前最為切
要。臣為肅清奸盜。以便國防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訓施行。

甲辰。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等。於七月初十
日。將勒阻該夷馬隊。不駐北倉。改紮城南一帶。並喚帶二

國使臣到津緣由會摺奏

聞在素。等拜摺後。於是日欽奉

上諭二道。等竊以該夷擁重兵而來津郡。其勢無以禁阻。隨即登城。豎立旗幟。事當倉猝之時。若與之較論過急。必以津郡為挾制之具。若不早為設法轉圜。則該夷占踞津城。竟若視為己有。欲再令其遠出。必又欲作款項索償。狡詐性情。向來如此。自應先令撤去城上旗幟。與其看守之兵。最為緊要關鍵。等悉心商酌。仍由等恆祺面見吧嘜。剴切開導。其意似有轉機。並以南省派來委員候補知縣黃仲會。素悉夷情。飭令設法婉加勸導。該夷即於初十日

晚間將日前在城上所登旗幟暫行撤去。隨後將看守之兵亦暫為撤退。民心得以稍定。惟於初十日戌刻。欽奉諭旨。並桂良所擬照會。定十五日到津。即可與該夷相商。當經李恆

福運

旨加給照會。一併派員送至該夷兵船。今面晤該夷官。聲稱十五日之期。以為太遠。所云相商。則以為無可再商。惟祇須允其所請。否則仍動干戈。若必再事商量。似又有仍插旗幟之意。李等惟有竭力維持。專候桂良到津後。迅籌商辦。方可冀其漸就範圍。至李等現在城內居住。嘆首吧嘔。屢次來至李恆祺行寓。李恆福亦一同在座。與之講論。看其

先景尚無猜疑。因而城內鋪戶居民亦皆安帖。不致搬徙一空。此時茅等若移居城外。非特民心搖動。且恐該夷見而生疑。實於和議大有闕礙。已由茅函致桂良。約其到津後。與茅等一同在城內居住。以便就近晤商一切。並將茅恆福照會暎佛二夷底藁。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恆福又奏。茅等欽奉寄

諭。以津郡防守事宜。雖不便明為辦理。亦不可不暗中防範。茅等竊以為目前事勢。危迫萬分。雖以大沽礮臺之布置周密。

馬隊官兵之訓練精銳。尚不能力為抵禦。挫其兇鋒。津郡防兵。僅止數千。即使未經散動。亦何能與之決戰。濠牆三十餘里。防不勝防。從何議守。為今之計。惟有亟籌和議。在津郡辦有成局。尚可力遏該夷北伺之心。惟是專意主和。即當竭力轉圜。迎機利導。斷不可使該夷聞我另有設備。又致別啟猜疑。况當海口接仗屢挫之餘。民心渙散。更屬難於激勸。無裨於事。徒啟兵端。夷人耳目甚長。萬一因此搆釁。禍更難以勝言。現在城內居民。半多搬徙。其附近四城之各邨鄉民。逃避者。亦復不少。立時召集。猝辦殊難。日前焦祐瀛。張之蕩。二員來津。未及與粵見面。已與寬惠棠。

厚等面商。此時鄉團既難舉辦。祇可前赴天津西鄉各村莊。安撫民心。至陳鴻翎現於十一日到津。與岑等晤見。北塘地方。此時尚為夷人占踞。舉辦鄉團尤屬難於措手。該員現亦前赴西鄉。與焦祐瀛等從長妥議。已由岑恆福將
欽奉

諭旨。及津郡此時難以解圍各緣由。備文知照該二員。囑即在西鄉一帶。安撫鎮定。萬勿輕率舉動。使該夷得有知覺。激成意外之虞。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據恆福等奏。津郡夷務情形。並知照焦祐瀛等。在

西鄉安撫居民各摺片。覽奏均悉。夷情狡詭異常。既經該大臣等設法轉圜。今將城上所豎旗幟暫行撤去。並看守夷兵亦暫撤退。民心得以稍定。俟桂良到津後。妥籌商辦。武翼可漸就範圍。不至驟形決裂。該大臣等移居城外。不特民心搖動。且恐該夷生疑。所奏不為無見。即著仍居城內。免致該夷疑惑。桂良於十五日。准可到津。該夷聲稱為期太遠。日內恐其別生事端。該大臣等。惟當妥為羈縻。力杜該夷北犯之心。是為至要。至焦祐澂等。既在西鄉一帶駐紮。著恆福傳諭該少卿等。仍當糾集團勇。備豫不虞。一面安撫居民。力求鎮定。一面仍暗為設防。以資得術。不得因現在議撫。稍涉大意。

綏遠城將軍成軌著歸化城副都統德勒克多爾濟奏。竊
等。於七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
奉

上諭。達日臺據僧格林沁等奏。喫喇等夷。占路北塘村莊等因。欽
此。等。正在派撥。催令啟程間。於七月初六日。復承准軍
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因夷人將北塘唐兒沽占踞。大沽礮臺危急等因。欽此。等
等。查此次奉

旨。由太原綏遠歸化各城內。揀派官兵一千名。馳往通州。聽候調
遣。係為捍衛

畿輔最關緊要。努成凱與努德勒克多爾濟悉心熟商。軍行孔急。若與撫臣往返商定。誠恐耽延時日。有誤事機。自宜先由綏遠歸化兩城駐防酌派。飭令刻即啟程。以期迅速。當經一面飛咨撫臣。由太原駐防揀派官兵二百名。派員管帶。徑行馳往。一面即將綏遠右衛前次備調官兵五百名。派撥歸化城土門特。揀派蒙古官兵三百名。兩城共八百名。配齊軍裝器械火藥鉛丸馬匹等項。各派協參領等官管帶。飭即於七月初八等日。分作三起啟行。惟查綏遠城官兵。連年征調。生計甚屬竭蹶。今復出省從征。衣履雜腳。均須備辦。所有俸賞行裝。前奉部咨。概不准支給。體察

兵丁。又無處借貸。軍行緊急。不得不籌給借項。以資接濟。查歸綏道庫。現有存儲前次奏請截留備支兩盟蒙古官兵口糧。餘騰稅課。及茶勛節省銀兩。尚堪動撥。此次所派綏遠官六員名。按品借給半俸。委曉騎校十六名。兵四百名。各借給半裝銀十兩。請即由此項銀內給發。右衛官一員。委曉騎校四名。兵一百名。現已飛檄城守尉全安籌款。一律借給。以紓兵力。事竣扣還歸款。至土默特蒙古官兵。素無俸餉。若與綏遠城滿洲官兵。一律籌給借項。將來無項扣還。應請援照節次辦過成案。仰懇

天恩。所有此次揀派官九員。每員按品

賞給半俸。委曉騎校八名。兵三百名。每名

賞給行裝銀兩。以示體恤。再蒙古官兵等向無拴養馬匹。前次出

師。均係臨事籌款購買。此次捷案。仍須購買。壯馬三百

八匹。並鞍轡等項。以備乘騎。所需馬價鞍轡俸裝等銀。均

由歸綏道庫征存。逐月續征稅銀內動支。再土默特官兵。

應需鍋帳。上年派往天津官兵。全數帶往軍營。此次自應

趕緊補製齊全。所需銀兩。查歸化城旗庫。現存有補修軍

器銀一千一百餘兩。請由此項銀內動支。事竣造冊彙銷。

以利遶行而重軍務。

殊批。依議。

算辨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